

World Literature Classic

世界文学名著

川端康成 作品集

甄选世界畅销文学作品 呈献世界文化饕餮盛宴

(日) 川端康成◎著 陈涛◎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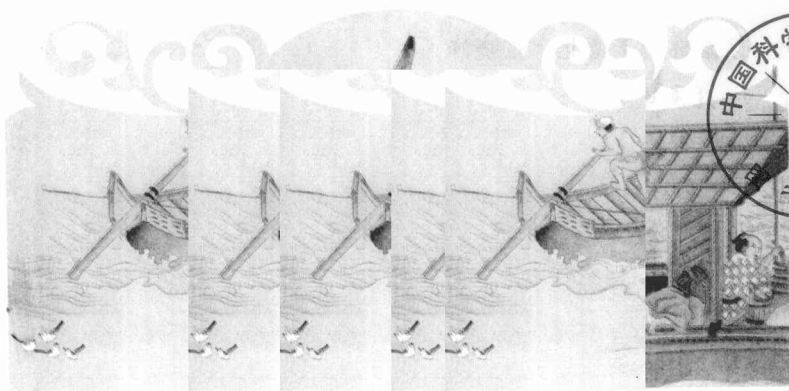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世界文学名著

川端康成

作品集



(日) 川端康成 著 陈涛 译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川端康成作品集 / (日)川端康成著;陈涛译. —长春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2009.4

(世界文学名著)

ISBN 978 - 7 - 5385 - 1981 - 5

I. 川… II. ①川…②陈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4040 号

设计制作



装帧设计 袁剑峰

川端康成作品集

原 著 (日)川端康成

翻 译 陈 涛

责任编辑 徐德林 于德北 张晓峰

出版发行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 编 130021

电 话 0431—85644762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8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85 - 1981 - 5

定 价 16.6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联系印刷厂调换 电 话:010—69507991



目 录

伊豆的舞女	1
雪 国	15
千 只 鹤	75
古 都	139
名 人	228





伊豆的舞女

快到天城岭了，山路变得弯弯曲曲。这时，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，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。

那年我20岁，头戴高等学校的制帽，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裤，肩挎一个学生书包。这已是我独自在伊豆旅行的第四天了。先是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，之后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，然后登着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。重叠的山峦，原始的森林，深邃的幽谷，一派秋色，实在让人眼花缭乱。可是，我的心房却在猛烈地跳动。因为一个念头在催促我赶路。这时候，豆大的雨点开始敲打着我。我跑步登上曲折而陡峭的山坡，好不容易爬到了天城岭，来到了北口的一家茶馆前，吁了一口气，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。我完全如愿以偿了，因为巡回艺人一行正在那里小憩。

舞女看见我呆立不动，马上把自己的坐垫翻过来，推到了我的身旁。

“噢……”我只应了一声，就在这坐垫上坐了下来。由于爬坡气喘和慌乱，连“谢谢”这句话也卡在嗓子眼儿里说不出来。

我就近与舞女相对而坐，慌张地从衣袖里掏出一支香烟。舞女把随行女子跟前的烟灰碟推到了我面前。我依然没有说话。

舞女看上去大概十七岁光景。她梳理着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大发髻，发型古雅而又奇特。这种发式，把她那严肃的鹅蛋形脸庞衬托得更加玲珑小巧，十分匀称，真是漂亮极了。令人感到她仿佛是小说里的姑娘画像，头发特别丰厚。舞女的同伴中，有个四十出头的妇女、两个年轻的姑娘，还有一个身穿印有长冈温泉旅馆字号的和服外褂，大约有二十五六岁的汉子。

至今我已见过舞女这一行人两次。第一次是在汤川桥附近，我到汤岛来的途中遇见的，当时她们正去修善寺。那时候有三个年轻的姑娘。那位舞女提着鼓。我不时地回头看看她们，一股旅行的情趣油然而生。然后是翌日晚上在汤岛，她们来到旅馆演出。我坐在楼梯中央，聚精会神地欣赏着那位舞女在门厅里跳舞。

……她们白天一直在修善寺，今天晚上来到汤岛，明天可能越过天城岭南行去汤野温泉。在天城山二十多公里的山路上，一定可以追上她们的。我就是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急匆匆地赶来的。赶上避雨，我们在茶馆里相遇了。我的心里七上八下。

不一会儿，茶馆老太婆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去。这房间大概平时不常用，没有安装



门窗。俯瞰优美的山谷，幽深不见谷底。我的身上起了鸡皮疙瘩，牙齿咯咯作响，浑身颤抖了。我对端茶进来的老太婆说了声：“真冷啊！”

“哎哟！少爷全身都湿透了。请到这边取取暖，烤烤衣服吧。”话音未落，老太婆便拉着我的手，把我领到自己的起居室去了。

打开拉门，一股很强的热气便扑面而来，原来这个房间装有地炉。我站在门槛边踟蹰不前。只见一位老大爷盘腿坐在炉边。他浑身青肿，活像个溺死的人。他两只连瞳孔都黄浊的、像是腐烂了的眼睛，倦怠地朝我这边瞧着。身边的旧信和纸袋堆积如山。说他是被埋在这些故纸堆里，也不过分。我呆呆地只顾望着这个山中怪物，怎么也想象不出他还是个活人。

“让你瞧见这副有失体面的模样……不过，你别担心，他是我的老伴。他相貌丑陋，已经动弹不了，请将就点吧。”老太婆如此招呼说。

据老太婆讲，老大爷患了中风症，半身不遂。他身边的纸山，是各县寄来的治疗中风症的药方，以及从各县邮购来的盛满治疗中风症药品的纸袋。听说，凡是治疗中风症的药方，不管是从翻山越岭前来的旅客的口中听到的，或是从广告中读到的，他都全部照方抓药。他把这些信和纸袋都堆放在自己的身边，一张一个也不扔掉，凝视着它们打发日子。日久天长，这些破旧的废纸就堆积如山了。

老太婆讲了这番话，我无言以对，只是在地炉边上把脑袋耷拉下来。越过山岭的汽车，震动着房子。我陷入沉思：秋天都这么冷，过不多久白雪将铺满山头，这位老大爷为什么不下山呢？我的衣衫升腾起一股水蒸气，炉火旺盛，烤得我头昏脑涨。老太婆在店堂同巡回演出的女艺人攀谈起来。

“哦，先前带来的姑娘都这么大了吗？长得蛮标致的。你也好起来了，这样娇美。姑娘家长得真快啊。”

不到一小时的工夫，传来了巡回演出艺人整装出发的动静。我内心纷乱如麻，再也坐不住，但实在没有勇气站起来。我心想：虽说她们长期旅行走惯了路，但毕竟还是女人，就是让她们先走一二公里，我跑步也能赶上。我身在炉旁，心却是焦灼万分。尽管如此，她们不在身旁，我反而轻松许多，开始浮想联翩。老太婆把她们送走后，我问她：

“今天晚上那些艺人住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那种人谁知道会住在哪儿呢，少爷。什么今天晚上，哪有固定住处的哟。哪儿有客人，就住在哪儿呗。”

老太婆过于轻蔑的话语，甚至煽起了我的邪念：既然如此，今天晚上就让那位舞女到我房间里来吧。

雨点变小了，山岭明亮起来。老太婆一再挽留我说：“再待十分钟，天空放晴，定会分外绚丽。”可是，说什么我也坐不住了。

“老大爷，天快变冷了，请多保重。”我由衷地说了一句，站了起来。老大爷呆滞无神地动了动枯黄的眼睛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少爷！少爷！”老太婆边喊边追了过来，“你给这么多钱，我怎么好意思呢。真对不起啊。”

她抓住我的书包，不想交给我。我再三婉拒，她也不答应，一定要把我直送到那边。她反复唠叨着同样的话，小跑着跟在我后头走了一米多远。

“怠慢了，实在对不起啊！我会好生记住你的模样。下次路过，再谢谢你。下次你一



定来呀。”

我只是留下一枚五角钱的银币，她竟如此惊讶，感动得热泪都快要夺眶而出。而我只想尽快赶上舞女。老太婆步履蹒跚，反而难为我了。我们终于来到了山岭的隧道口。

“太谢谢了。老大爷一个人在家，请回吧。”我说过之后，老太婆才不情愿地松开了抓住书包的手。

走进黑魑魑的隧道，冰凉的水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。前面是通向南伊豆的出口，露出了微弱的亮光。

二

山路从隧道出口开始，沿着崖边围上了一道刷成白色的栏杆，像一道闪电似的伸延过去。极目远眺，山麓如同一副模型，从这里可以窥见艺人们的情影。走了不到七百米，我追上了她们一行。我佯装冷漠的样子，赶过了她们，因为我不好突然放慢脚步，独自走在前头二十米远的汉子，一看见我，就停住了步子。

“您走得真快……正好，天放晴了。”

我如释重负，开始同这汉子并肩行走。这汉子连珠炮似的向我问东问西。姑娘们看见我们俩人谈开了，便从后面急步赶了上来。

他们各自都拿着大件行李：这汉子背着一个大柳条包；那位40岁的女人，抱着一条小狗；大姑娘挎着包袱；另一个姑娘拎着柳条包。舞女则背着鼓和鼓架。40岁的女人慢慢地也同我攀谈起来。

大姑娘悄声对舞女说：“他是大学预科生呢。”

我一回头，舞女边笑边说：

“可能是吧。这点事我知道。学生哥常来岛上的。”

这一行是大岛波浮港人。她们说，她们春天出岛，一直在外，天气转冷了，因为没做过冬准备，打算在下田待十天左右，就从伊东温泉返回岛上。一听说是大岛，我的诗兴就更浓了。我又望了望舞女秀美的黑发，询问了大岛的种种情况。

“许多学生哥都来这儿游泳呢。”舞女对女伴说。

“是在夏天吧？”我回头问了一句。

舞女有点慌张地小声回答说：“冬天也……”

“冬天也？……”

舞女依然望着女伴，舒开了笑脸。

“冬天也能游泳吗？”我又问了一遍。

舞女非常认真地轻轻点了点头，羞红了双颊。

“真糊涂，这孩子。”40岁的女人笑了。

到汤野，沿着河津川的山涧下行了十多公里。翻过山岭，连山峦和苍穹的色彩也是一派南国的风光。我和那汉子很快就亲密无间了，一直倾心畅谈着。过了获乘、梨本等寒村小庄，山脚下汤野的草屋顶，便跳入了眼帘。我断然说出要同她们一起旅行到下田。汉子惊喜万分。

来到汤野的小客店前，那汉子见40岁的女人脸上露出了依依不舍的表情便替我说：



“他说，他要跟我们搭伴呢。”

她漫不经心地答道：“敢情好。‘出门靠旅伴，处世靠人缘’嘛。连我们这号微不足道的人，也能给您消愁解闷呢。请进来歇歇吧。”

姑娘们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羞答答地望着我。

我们一起登上客店的二楼，卸下了行李。铺席、隔扇又旧又脏。舞女从楼下端茶上来。她刚在我的面前跪坐下来，手不停地颤抖，脸色羞得通红，茶碗险些从茶碟上掉落下来，于是她就势把它放在铺席上。茶碗虽没落下，茶却洒了一地。望着她那副羞涩柔媚的表情，我都惊呆了。

“哟，讨厌。这孩子有恋情呢。瞧，瞧……”那40岁的女人吃惊地紧蹙起双眉，把手巾扔了过来。舞女拘谨地捡起手巾，揩了揩铺席。

这番意外的话让我猛然联想到自己。我被山上老太婆煽起的遐思，戛然中断了。

此时，那女人仔细打量了我一番，面无表情地说：

“这位书生穿藏青碎白花纹布衣，真是潇洒英俊啊。”

她还不断地问身旁的女人：“这碎白花纹布衣，同民次的是一模一样的。瞧，对吧，花纹是不是一样呢？”

然后，她对我说：

“我在老家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。现在想起来了，你这身衣服的花纹，同我孩子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碎白花纹。最近藏青碎白花纹布特别贵，真难为我们啊。”

“他上什么学校？”

“上普通小学五年级。”

“噢，上普通小学五年级，太……”

“是上甲府的学校。我长年住在大岛，老家是山梨县的甲府。”

小憩一小时之后，汉子带我到了另一家温泉旅馆。这以前，我只打算着要同艺人们同住一家小客店。我们从大街往下走过百米左右的碎石路和石台阶，过了小河边公共浴场旁的一座桥。桥那边就是温泉旅馆的庭院。

我在旅馆的室内浴池洗澡，汉子跟着走了进来。他说，他快二十四岁，妻子两次怀孕，不是流产，就是早产，胎儿都死了。他穿着印有长冈温泉字号的和服短外褂，最初我以为他是长冈人。从长相和言谈来看，他是相当有文化的。我想，他要么是迷上了卖艺的姑娘，要么是出于好奇，才帮忙拿行李一路跟过来的。

洗完澡，我马上吃午饭。早晨8点离开汤岛，这会儿还不到下午3点。

汉子临回去时，从庭院里抬头望着我，同我寒暄了一番。

“请拿这个买点柿子尝尝吧！从二楼扔下去，有点失礼了。”我说罢，把一小包钱扔了下去。汉子谢绝了，想要走过去，但纸包却已落在庭院里，他又回头捡了起来。

“这样不行啊。”他说着把纸包抛了上来，落在茅屋顶上。我又一次扔了下去。他就拿走了。

傍晚时分，下了一场暴雨。巍巍群山染上了一层白花花的颜色。远近层次已分不清了。前面清澈的小河转眼变成了汤，浑浊不堪。流水声更响了。这么大的雨，舞女们恐怕不会来演出了吧。我心里这么想，可还是坐立不安，一次又一次到浴池去洗澡。同邻室相隔的隔扇门上，开了一个四方形的洞，门框上吊着一盏电灯。两个房间共用一盏灯，



所以房间里光线很暗，昏昏沉沉的。

暴雨声中，远处隐约传来了咚咚的鼓声。我急切地打开了挡雨板，几乎要把它抓破。我把身子探了出去。鼓声迫近了。风雨敲打着我的头。我闭目聆听，想弄清那鼓声是从什么地方传来、又是怎样传来的。良久，又传来了三弦琴声，还有女人的尖叫声、嬉闹的欢笑声。我明白了，艺人们被召到小客店对面的饭馆，在宴会上演出。可以辨出两三个女人的声音和三四个男人的声音。我期待着那边结束之后，她们会到这边来。但是，那边的筵席热闹非凡，看来要一直热闹下去。女人像一道道闪电似的尖叫声，不时地划破黑魑魑的夜空。我心情烦躁不安，一直敞开门扉，惘然呆坐着。每次听见鼓声，心胸就豁然开朗。

“啊，舞女还在宴席上坐着敲鼓呢。”

鼓声停息，我又不能忍受了，我沉醉在雨声中。

不一会儿，连续传来了一阵紊乱的脚步声。他们是在你追我赶，还是在绕圈起舞呢？嗣后，又突然恢复了宁静。我的眼睛明亮了，似乎想透过黑暗，看穿这寂静意味着什么。我心烦意乱，一直担心那舞女今晚会不会被人玷污呢。

我关上挡雨板，钻进被窝里，可我的心依然隐隐作痛。我又去浴池洗了个澡，暴躁地来回划着温泉水。雨止，月亮出来了。经过雨水冲洗过的秋夜，月光分外皎洁，银亮银亮的。我寻思：就是赤脚溜出浴池赶到那边去，也于事无补。这时，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。

三

第二天上午九时许，汉子又到我的住处来访。我刚起床，邀他一同去洗澡。南伊豆是小阳春天气，一尘不染，晶莹透明，实在美极了。在浴池下方上涨的小河，承受着暖融融的阳光。想起昨夜的烦躁，自己也觉得如梦似幻。我对汉子说：

“昨夜里闹腾得很晚吧？”

“怎么，都听见了？”

“当然听见了。”

“都是本地人。他们经常瞎闹腾，实在没什么意思。”

看他极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，我默不作声。

“那伙人已经到对面的温泉浴场去了……瞧，好像发现我们了，还在笑呢。”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看见河对面那公共浴场里，热气腾腾的，七八个光着的身子若隐若现。

一个裸体女子突然从昏暗的浴场里首先跑了出来，站在更衣处伸展出去的地方，做出一副要向河岸下方跳去的姿势。她赤条条的一丝不挂，伸展双臂，喊叫着什么。她，就是那舞女。洁白的裸体，修长的双腿，站在那里宛如一株小梧桐。我看到这幅景象，仿佛有一股清泉荡涤着我的心。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气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她还是孩子呢。她发现我们，满心喜悦，就这么赤裸裸地跑到日光底下，踮起足尖，伸直了身子。她还是孩子呢。我更是快活兴奋，又嘻嘻地笑了起来。脸上始终漾出一丝丝的微笑。脑子也清晰得好像被冲刷过一样。

舞女的黑发非常浓密，再加上她装扮成一副妙龄女子的样子，我一直以为她已有十七八岁了呢。但我完全猜错了。



我和汉子回到了我的房间,不久,姑娘到旅馆的庭院里观赏菊圃来了。舞女走到桥当中。那40岁的女人走出公共浴场,看见了她们俩人。舞女紧缩肩膀,笑了笑,让人看起来像是在说:要挨骂的,该回去啦。然后,她疾步走回去了。那40岁的女人来到桥边扬声喊道:

“您来玩啊!”

“您来玩啊!”大姑娘也同样说了一句。

姑娘们都回去了。那汉子到底还是静坐到黄昏。

晚间,我和一个纸张批发商下起围棋来,忽然听见从旅馆的庭院里飘来了鼓声。我正要站起来,就听见有人喊道:

“巡回演出的艺人来了。”

纸商头也不抬应道:“嗯,没意思,那玩意儿。来,来,该你下了。我走这儿了。”说着指了指棋盘。他已经沉醉在胜负之中,我却心不在焉。艺人们好像要回去,那汉子从院子里扬声喊了一句:“晚安!”

我走到走廊上,招了招手。艺人们在庭院里耳语了几句,就绕到大门口去。三个姑娘从汉子身后依次向走廊这边说了声“晚安”,便垂下手施了个礼,看上去一副艺伎的风情。棋盘上即刻出现了我的败局。

“没法子,我认输了。”

“怎么会输呢。是我方败着嘛。走哪步都是细棋啊。”

纸商连瞧也不瞧艺人一眼,逐个地数起棋盘上的棋子来,他下得更加谨慎了。姑娘把拾掇好的鼓和三弦琴放在屋角上,然后开始在象棋盘上玩五子棋。本是赢家的我这会儿却输了。纸商还一再央求说:“怎么样,再下一盘,再下一盘吧。”

我只是笑了笑。纸商死心了,不情愿地站起身来。

姑娘们走到了棋盘边。

“今晚还到什么地方演出吗?”

“还要去的,但是……”汉子说着,看了看姑娘们。

“怎么样,今晚就算了,我们大家玩玩就算了。”

“太好了,太高兴了。”

“不会挨骂吧?”

“不会的,反正没客,到处跑也没用嘛。”

于是,她们玩起五子棋来,一直闹到十二点多才走。

舞女回去后,我毫无睡意,脑子特别清醒,走到廊子上试着喊了喊:

“老板!老板!”

“哦……”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从房间里跑出来,精神抖擞地应了一声。

“今晚来个通宵,下到天亮吧。”

我也变得非常好战了。

四

我们相约翌日早晨8点从汤野出发。我戴上在公共浴场旁边店铺买来的便帽,将大学预科制帽塞进了书包,走向沿街的小客店。二楼的门窗全敞开着。我不经意之间走了



上去,只见艺人们还睡在铺席上。我惊慌失措,呆呆地站在廊道里。

舞女就躺在我脚跟前那个卧铺上,她满脸绯红,猛地用双手捂住了脸。她和中间那位姑娘同睡一个卧铺,脸上还残留着昨夜的艳抹浓妆,嘴唇和眼角漾着些许微红。这副富有情趣的睡相,使我魂牵梦萦。她有点目眩似的,翻了翻身,依旧用手遮住了面颊,滑出被窝,坐到走廊上来。

“昨晚太谢谢了。”她说着,柔媚地施了个礼。我站立在那儿,紧张得手足无措。

突然看到汉子和大姑娘同睡一个卧铺。我没看见这情景之前,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俩是夫妻。

“非常抱歉。本来打算今天离开,可是今晚有个宴会,我们决定推迟一天。如果您今天一定要离开,那就在下田再见吧。我们订了‘甲州屋’客店,很容易找到的。”那40岁的女人从睡铺上支起了半截身子说。

我顿时觉得像是被人一把推开了。

“明天再走行吗?我不知道阿妈推迟了一天。还是有个旅伴好啊。明儿一起走吧。”

汉子说过后,那女人补充了一句:

“就这么办吧。您特意同我们做伴,我却自行决定延期,实在对不起……不过,明天无论发生什么情况,我们也得启程。因为我们的宝宝在旅途中夭折了,后天是七七,老早就打算在下田做七七了。我们这么匆匆赶路,就是要赶在这之前到达下田。也许跟您谈这些有点失礼,但我感觉我们特别有缘分。后天也请您参加拜祭吧。”

于是,我也决定推迟出发,到楼下去。我一边等候他们起床,一边在肮脏的账房里同客店的人闲聊起来。汉子邀我去散步。从马路稍往南走,有一座很漂亮的桥。我们靠在桥栏杆上,他又谈起自己的身世。他说,他本人曾一度参加东京新派剧剧团。据说,这剧种至今仍经常在大岛港演出来。刀鞘像一条腿从他们的行李包袱里露了出来。有时,也在宴席上表演仿新派剧,让客人观赏。柳条包里装有戏装和锅碗瓢勺之类的生活用具。

“我耽误了自己,最后穷困潦倒。家兄则在甲府出色地继承了家业。家里用不着我啰。”

“我一直以为你是长冈温泉的人呢。”

“是么?那大姑娘是我老婆,她比你小一岁,19岁了。第二个孩子在旅途上早产,活了一周就夭折了。我老婆的身子还没完全恢复过来呢。那位是我老婆的阿妈。舞女是我妹妹。”

“嗯,你说有个14岁的妹妹?……”

“就是她呀。我总想不让妹妹干这行,可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。”

然后他告诉我,他本人叫荣吉,妻子千代子,妹妹叫薰子。另一个姑娘叫百合子,17岁,唯独她是大岛人,雇来的。荣吉非常伤感,一直哭丧着脸,凝望着河滩。

我们一回来,看见舞女已洗去脸上的残妆,蹲在路旁抚摸着小狗的头。我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去,便说:

“来玩吧。”

“嗯,不过,一个人……”

“跟你哥哥一起来嘛。”

“马上就来。”



不大一会儿，荣吉到我下榻的旅馆来了。

“大家呢？”

“她们怕阿妈唠叨，所以……”

可是，我们俩正摆五子棋，姑娘们就过了桥，嘎嘎地登上二楼来了。她们和往常一样郑重地施了礼，接着依次跪坐在走廊上，脚蹑不前。是千代子第一个站了起来。

“这是我的房间，请，请不要客气，进来吧。”

玩了大概一个小时，艺人们到这旅馆的室内浴池洗澡去了。她们一再邀我同去，由于有三个年轻女子，所以我搪塞了一番，说我过一会儿再去。舞女立刻一个人上楼来，转达千代子的话说：

“嫂嫂说请您去，好给您搓背。”

我同舞女下起五子棋来，没有去浴池。出乎意料，她是个强手。循环赛时，荣吉和其他妇女轻易地输给我了。下五子棋，我实力雄厚，一般人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跟她下棋，可以尽情施展身手，丝毫不用手下留情，心情好舒畅啊！房间里只有我们俩人。起初，她离棋盘很远，要伸长手才能下子。慢慢地她忘却了自己，一心扑在棋盘上。她显得有些不自在，那秀美的黑发，几乎触到我的胸脯。她的脸倏地绯红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要挨骂啦。”她说说着扔下棋子，飞跑出去。阿妈站在公共浴场前。千代子和百合子也慌里慌张地从浴池里走上来，没上二楼就回去了。

这天，荣吉在我房间里玩乐了一整天。又淳朴又亲切的旅馆老板娘告诫我说：请这种人吃饭，白花钱！

入夜，我去小客店。正在向阿妈学习三弦琴的舞女一眼瞧见我，就停下了手。阿妈轻斥了她几句，她才又抱起三弦琴。歌声稍为昂扬，阿妈就说：

“不是叫你不要扯开嗓门唱吗！可你……”

从我这边，可以望见荣吉被唤到对面饭馆的三楼客厅里在念什么台词。

“那是念什么？”

“那是……谣曲呀。”

“念谣曲，气氛不谐调嘛。”

“他是个多面手，谁知他会演唱什么呢。”

这时，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打开隔扇，叫姑娘们进去用餐。他也租了这小客店的一个房间开鸡肉火锅店。舞女同百合子一起带着筷子到贴邻的小房间吃剩下的火锅。他们一起返回这边房间的途中，这汉子轻轻地拍了拍舞女的肩膀。阿妈立刻板起冷峻的面孔说：

“喂，别碰这孩子！人家还是个姑娘呢。”

舞女不停地喊着大叔大叔，请求这汉子给她朗读《水户黄门漫游记》。但是，这汉子读了一会儿，便站起来离开了。舞女带几分羞涩地直接对我说，“接着给我朗读呀”，便一个劲儿请求阿妈，好像要阿妈求我读。我怀着期待的心情，把说书本子拿起来。舞女果然轻快地靠近我。我开始朗读，她就立即把脸凑过来，几乎碰到我的肩膀，表情十分认真，眼睛里闪出了光彩，全神贯注地凝望着我的额头，一眨也不眨。好像这是她请人读书时的习惯动作。刚才她同火锅店老板几乎也是脸碰脸的。我一直在观察她。她那双亮晶晶的又大又黑的眼珠，娇媚地闪动着，这是她全身最美的地方。双眼皮的线条，也优美



得无以复加。她笑起来像一朵鲜花。用笑起来像一朵鲜花这句话来形容她，是恰如其分的。

没过多长时间，饭馆女佣接舞女来了。舞女穿上衣裳，对我说：

“我这就回来，请等着我，接着给我读。”

然后，走到走廊上，垂下双手施礼说：

“我走了。”

“你绝不能再唱啦！”阿妈叮嘱了一句。舞女提着鼓，微微地点点头。阿妈回头望着我说：

“她现在正在变嗓音呢……”

舞女在饭馆二楼正襟危坐，敲打着鼓。我恍如就在跟她贴邻的宴席上出神地望着她的背影。鼓声牵动了我的心，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舒畅。

“鼓声一响，宴席的气氛就活跃起来。”阿妈也望了望那边。

千代子和百合子也到同一宴席上去了。

大约过了一小时，四人一起回来了。

“只给这点儿……”舞女说着，把手里攥着的五角钱银币放在阿妈的手掌上。我又朗读了一会儿《水户黄门漫游记》。她们又谈起宝宝在旅途中夭折的事来。据说，千代子生的婴儿十分苍白，连哭叫的力气也没有。就是这样一个孱弱的孩子，他还活了一个星期。

我对她们并不好奇，也没有丝毫的轻视，完全忘掉她们是巡回演出艺人了。我这种不寻常的好意，似乎深深地渗进了她们的心。不知不觉，我已决定到大岛她们的家去。

“要是老大爷住的那间就好啰。那间很宽敞，把老大爷撵走就很清静，随便住多长时间都行，还可以学习呢。”她们彼此商量了一阵子，然后对我说，“我们有两间小房，山上那间是闲着的。”

她们还说，大家已决定正月里在波浮港演出，希望我能去帮忙。

后来我明白了，她们的巡回演出日子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么艰辛，而是无忧无虑的，旅途中更是悠闲自在。他们是母女兄妹，一缕骨肉之情把她们联结在一起。只有雇来的百合子一直非常腼腆，在我面前总是少言寡语。

夜半更深，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小客店。姑娘们出来相送。舞女替我摆好了木屐。她从门口探出头来，望了望一碧如洗的苍穹。

“啊，月亮……明儿就去下田啦，真高兴啊！要给宝宝做七七，让阿妈给我买把梳子，还有好多事呢。您能带我去看电影吗？”

巡回演出艺人辗转伊豆、相模的温泉浴场，下田港就是她们的旅次。这个镇子，作为旅途中的故乡，它飘荡着一种令人爱恋的气氛。

五

艺人们各自带着越过天城山时携带的行李。小狗把前腿搭在阿妈交抱的双臂上，一副缱绻的神态。走出汤野，又进入了山区。海上的晨曦，洒满了山腹。我们纵情观赏东升的旭日。在河津川前方，河津的海滨历历在目。

“那就是大岛呀。”



“看起来竟是那么大。您一定来啊。”舞女说。

秋空分外澄澈，海天相连处，烟霞散彩，恍如一派春色。从这里到下田，得走二十多公里。有段路程，大海忽隐忽现。千代子悠然唱起歌来。

她们问我：途中有一条山间小路，虽然险峻，却近两公里的路程，是抄近路还是走宽阔平坦的大路？我当然选择了近路。

这条铺满落叶的山间小路，壁峭路滑，崎岖难行。我上气不接下气，反而豁出去了。我用手掌支撑着膝头，加快了步子。眼看一行人落在我的后头，只听见林间送来说话的声音。舞女独自撩起衣服下摆，急匆匆地跟上了我。她走在我身后，保持不到两米的距离。她不想缩短间隔，也不愿拉开距离。我回过头去同她攀谈。她吃惊似的嫣然一笑，停住脚步回答我。舞女说话时，我等着她赶上来，她却依然驻足不前，非等我起步，她才迈脚。小路曲曲弯弯，变得更加险峻，我越发加快步子。舞女依然在后头保持两米左右的距离，埋头攀登。重峦叠嶂，了无声息。其余的人远远落在我们的后面，连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听不见了。

“家在东京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不，我在学校住宿。”

“东京我也熟识，在儿时赏花时节我还去跳过舞呢……，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。”

后来，舞女又断断续续地问了一通：“令尊健在吧？…您去过甲府吗？”她还谈起到了下田要去看电影，以及婴儿夭折一类的事。

终于到了山顶，舞女把鼓放在枯草丛中的凳子上，用手巾擦了一把汗。她好像要掸掉自己脚上的尘土，却冷不防地蹲在我跟前，替我抖了抖裙裤下摆。我忙慌张地后退。舞女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，索性弯着身子给我掸去身上的尘土，然后将撩起的衣服下摆放下，对站着吁吁直喘的我说：

“坐会儿吧！”

一群小鸟从凳子旁飞了起来。这时静得只能听见小鸟停落在枝头上时摇动枯叶的沙沙声。

“为什么要走得那么快呢？”

舞女觉得异常闷热，脸涨得通红。我用手指咚咚地敲了敲鼓，小鸟全飞了。

“啊，真想喝水。”

“我去找找看。”

不多时，舞女从枯黄的杂树林间空手而归。

“你在大岛干什么？”

舞女开始谈了起来，中间还列举了两三个女孩的名字。我摸不着头脑。她好像不是说大岛，而是说甲府的事。又好像是说她上普通小学二年级以前的小学同学的事。完全是东拉西扯，漫无边际。

约莫等了十分钟，三个年轻人爬到了山顶。阿妈晚了十分钟才到。

下山时，我和荣吉有意殿后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聊天，一边踏上归程。刚走了两百多米，舞女从后面追了上来。

“下面有泉水呢。请走快点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”

一听说有泉水，我就跑步奔去。清澈的泉水，从林荫掩盖下的岩石缝隙里喷涌而出。

姑娘们都站立在泉水的周围。

“把手伸进去，会搅浑的。来，您先喝吧。在女人后面喝，不干净。”阿妈说。

我用双手捧起清凉的水，喝了几口。姑娘们眷恋着这儿，不愿离开。她们拧干手巾，擦擦汗水。

很快就下到了山下，进入了下田的市街，看见好几处冒出了烧炭的青烟。我们坐在路旁的木料上歇脚。舞女蹲在路边，用粉红的梳子细心地梳理着狮子狗的长毛。

“这样会把梳齿弄断的！”阿妈责备说。

“不要紧。到下田买把新的。”

她用这把梳子梳理狗毛，我很不舒服。因为汤野时我就想跟她要这把插在她额发上的梳子。

我和荣吉看见马路对面堆放着许多捆矮竹，就议论说：这些矮竹做手杖正合适，于是抢先一步站起身来。舞女跑着赶上，拿来了一根比自己身子还高的粗竹子。

“你干吗用？”荣吉这么一问，舞女有点惊慌失措，接着把竹子摆在我前面。

“给您当手杖用。我拣了一根最粗的拿来了。”

“可不行啊。拿粗的人家会马上知道是偷来的。要是被发现，多不好啊。送回去！”

舞女折回堆放矮竹捆的地方以后，东挑西拣，终于选了一根中指般粗的，又跑了回来。她身子一晃，差点倒在田埂上，气喘吁吁地等待着其他妇女。

我和荣吉一直走在她们的前面，相距十多米远。

“把那颗牙齿拔掉，装上金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舞女的话语忽然飞进了我的耳朵。我扭回头来，只见舞女和千代子并肩行走，阿妈和百合子相距不远，随后跟着。她们似乎没有察觉我回头，千代子说：

“那倒是，你就那样告诉他，怎么样？”

她们应该在议论我。可能是千代子说我的牙齿不整齐，舞女才说出镶金牙的话吧。她们无非是议论我的长相，我不至于不高兴。我无心去仔细倾听，因为我对他们已有一种亲切之情。她们继续低声谈论了一阵子，我听见舞女说：

“是个好人。”

“是啊，是个好人的样子。”

“真是个好人啊，好人就是好嘛。”

这言谈纯真而坦率，很有余韵。这是天真地倾吐情感的声音。连我本人也朴实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好人。我心情舒畅，抬眼望了望明亮的群山。眼睑微微作痛。我已经20岁了，再三严格自省，致使自己的性格被孤儿的气质扭曲了。我到伊豆旅行是因为忍受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忧郁。因此，有人根据社会上的一般看法，认为我是个好人，我真是感激不尽。山峦明亮起来，已经快到下田海滨了。我挥动着刚才那根竹子，斩断了脚下不少秋草尖。

途中，每个村庄的入口处都竖立着一块牌子：

“乞丐、巡回演出艺人禁止进村！”

“甲州屋”小客店坐落在下田北入口附近。我跟在艺人们之后，登上了二楼，看起来像是顶楼。那里没有天花板，窗户临街。我坐在窗边上，脑袋几乎碰到Y了房顶。

“肩膀不痛吗？”



“手不痛吗？”

阿妈反复地叮问舞女。

舞女打出敲鼓时那种漂亮的手势。

“不痛。还能敲，还能敲嘛。”

我试着把鼓提起来。

“哎呀，真重啊。”

“比您想象得重吧。比您的书包还重呢。”舞女笑了。

艺人们和住在同一客店的人们亲热地相互打起招呼来。全是些卖艺人和跑江湖的人。下田港就像是这种候鸟的窝。客店的孩子跑着走进房间，舞女把铜币给了他。我刚要离开“甲州屋”，舞女就抢先走到门口，替我摆好木屐，然后自言自语似的柔声说道：

“请带我去看电影吧。”

我和荣吉找了一个貌似无赖的男子带了一程路，到了一家旅店，据说店主是前镇长。洗完澡，我和荣吉一起吃了午饭，菜肴中有新上市的鱼。

“明儿要做法事，拿这个去买束花上供吧。”我说着，将一小包为数不多的钱让荣吉带回去。我的旅费已全花光，所以我自己则不得不乘明早的船回东京。我对艺人们说学校里有事，她们也不好再强留我。

午饭后不到三小时，又吃了晚饭。我独自过了桥，向下田北走去，攀登下田的富士山，远眺海港的美景。归途经过“甲州屋”，看见艺人们在吃鸡火锅。

“您也来尝尝怎么样？女人先下筷虽不洁净，不过可以成为日后的笑料呢。”阿妈说罢，从行李里取出碗筷，让百合子洗净拿来。

大家都劝我，明天是宝宝夭折49天，哪怕推迟一天走也好嘛。可是，我还是拿学校有事做借口，没有答应她们。阿妈来回嘱咐说：

“那么，寒假大家到船上来迎您，请通知我们日期。我们等着呢。就别去住什么旅馆啦，我们到船上去接您呀。”

房间里只剩下千代子和百合子，我便说请她们去看电影，千代子按住腹部让我看：

“我身体不好，走那么些路，我实在受不了。”

她脸色苍白，有点精疲力竭。百合子拘束地低下头来。舞女在楼下同客店里的小孩儿游玩儿，一看见我，她就央求阿妈让她去看电影。结果，她脸上掠过一抹失望的阴影，怅然地回到了我这边，替我摆好了木屐。

“算了，让他带她一个人去不好吗？”荣吉插话说。阿妈好像不应允。为什么不能带她一个人去呢？我觉得不可思议。我刚要迈出大门，这时舞女抚摸着小狗的头。看着她淡漠的表情，我没敢搭话。她仿佛连抬头望我的勇气也没有了。

我一个人看电影去了。女解说员在煤油灯下读着说明书，我旋即走出来，返回旅馆。我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，久久地远眺着街市的夜景。这是黑暗的街市。我觉得远方不断隐约地传来鼓声。不知怎的，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了下来。



启程那天早晨7点钟,我正在吃早饭,荣吉从马路上叫我。他穿了一件带家徽的黑外褂,这身礼服像是为我送行才穿的。姑娘们早已芳踪杳然。一种别心的寂寞,从我心底里油然而生。荣吉走进我的房间,说:

“大家本来都想来送行的,可昨晚睡得太迟,今早起不来,让我赔礼道歉来了。她们说,等着您冬天再来。一定来呀。”

清晨,街上秋风萧瑟。荣吉在半路上给我买了四包“敷岛”牌纸烟、柿子和“熏”牌清凉剂。

“我妹妹叫薰子。”他笑眯眯地对我说,“在船上吃橘子不好,柿子可以防止晕船,可以吃。”

“这个送给你吧。”

我脱下便帽,替荣吉戴在头上。然后从书包里取出学生制帽,把皱褶展平。我们俩都笑了。

快到码头,舞女蹲在岸边的倩影赫然映入我的眼帘。我们走到她身边以前,她一声不吭,顾自默默地把头耷拉下来。她依旧是昨晚那副化了妆的芳容,这就更加牵动我的情思。眼角的胭脂给她的秀脸添了几分天真,严肃的神情,显出像在生气的样子。荣吉说:

“其他人也来了吗?”

舞女摇了摇头。

“大家还睡着吗?”

舞女点了点头。

荣吉去买船票和舢板票的时候,我找了许多话题同她攀谈,她却一味低头望着运河入海处,一声不响。每次我还没把话讲完,她就一个劲儿点头。

这时,一个貌似建筑工人的汉子凑了过来:

“老婆子,这个人合适呢。”

“同学,您是去东京的吧?我们信赖您,拜托您把这位老婆子带到东京,行不行啊?她是个可怜巴巴的老婆子。她儿子早先在莲台寺的银矿上干活,儿子、儿媳染上流感都死掉了。留下三个这么小不丁点的孙子。没办法,俺们商量,还是让她回老家。她老家在水户。老婆子什么也不清楚,到了灵岸岛,请您送她乘上开往上野站的电车就行了。给您添麻烦了。我们给您作揖。拜托啦。唉,您看到她这般处境,也会感到可怜的吧。”

老婆子背上背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呆愣愣地站在那里,左右手各拖着一个小女孩,小的大概三岁,大的也不过五岁。那个污秽的包袱里带着大饭团和咸梅。五六个矿工在安慰着老婆子。我爽快地答应照顾她。

“拜托啦。”

“谢谢,俺们本应把她们送到水户的,可是办不到啊。”矿工们纷纷向我致谢。

舢板猛烈地摇晃着。舞女依然紧闭双唇,凝视着一个方向。我抓住绳梯,回过头去,我看出舞女想说声再见,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,然后再次深深地点了点头。舢板折回